

# 庶民圖譜

由於畫家對於山水、花鳥等題材的偏好，使得反映現實生活風俗或庶民百姓的活動較少見，在漢唐間的壁畫及其他器用上雖有不少關於庶民之畫，但他們主要在記錄庶民生活方式，而不在藝術的表現，到了五代、南北宋以庶民為藝術表現作品漸漸增多。通常畫家畫一般平民百姓從事漁、樵、耕、牧的工作時，大致以真實的生活場景來反映他們工作時辛苦情況，尤其對自然景物的細膩描寫，凸顯人類對大自然的深情，另一方面又默默承受著大自然的無情，展現了強韌的生命力，及對未來生活的希望。在描繪庶民百姓的面容上，則加添了許多誇張、詼諧的表情，反映生活上的窘困與喜樂，真切地把庶民百姓純樸而不加修飾的個性表現出來，於是一張張喜怒哀樂的面貌，構成一幅幅精采而豐富的庶民生活圖譜。

五代南唐趙幹〈江行初雪〉描繪的是江澤水畔，船夫、漁人艱困辛酸的生活。畫卷一開始為一組漁郎撐篙與繆夫拉船情節，蜷曲的身形訴說著寒風的刺骨與工作的艱辛，將漁家生活，真實而生動地展現在眼前。

以小橋為中心岸邊，兩三頭毛驢載著趕路的行旅，緩步行來，擋不住陣陣寒意，驢背上的旅人們身軀瑟縮，童僕們也踉蹌地尾隨其後，從毛驢們無辜的眼神中，透露著淒苦不耐寒的情緒，牠們吃力地喘著氣，更令人覺得天寒路遙之感。

對岸邊竹林茅舍前，畫了幾個不同動態與表情的漁童，有垂釣的，也有張網捕魚的，他們衣衫單薄，透露了生活的窘況，這時釣竿上似乎有動的跡象，這種不安的騷動與謹慎的拉竿動作，勾畫出內心的興奮，而旁邊孩童欣羨









的表情，更烘托出這小小收穫的喜悅氣氛。竹林旁還有一個等著要捉魚的少年，他屏息凝神深怕驚動了魚兒，在這種氣氛下，大家早已忘掉滿天飛雪，表現了不畏寒冬的少年天性。

畫卷最後有艘船停泊在礁石旁，一位老漁翁在搗火煮飯，由於天冷柴溼，很難起火，冒起了一陣陣濃濃的白煙，飄向兩個孩子的面前，他們被煙燻得難受極了，然爲了飽餐一頓，沒得埋怨，只有掩鼻，凡此種種皆充份表現出漁人以船爲家，在等待中過日子的生活景況。

宋馬遠〈曉雪山行〉則是畫樵夫砍材打獵而歸的情景。畫幅的右上角以幽暗的水墨輕掃而成緩坡，表現出深晦不可測的林間，右下角以斧劈皴寫成的岩石，形成畫境四周陰暗深沈景象，幾株梅樹不畏寒風地伸長枝幹，在陰暗深沈角落裡，透露著生命的契機，正是馬遠最有名的一角構圖方式。中景則以留白點出閃爍在晨曦中的皚皚白雪，也讓所有的焦點停留在小徑上走動的人與動物的身上，摸黑趕早的樵夫，他尾隨著兩匹小毛驢，驢子吃力地馱著兩擔木柴與煤塊，蹣跚地走在漸凍荒僻的山徑上，面露寒苦難行之色，牠們喘著的氣息依稀在寒氣中迷漫著。樵夫搨了一隻



宋 馬遠 曉雪山行冊



山雞，看來像是剛剛砍過柴，打了獵，有了豐盛的收穫，雖穿戴著厚帽重衣，仍耐不住刺骨寒風，只得將手兜進袖內，呵著氣仍無法感到溫暖，直打哆嗦，畫家對雪景的著墨，讓整張畫增添了一種陰沈而淒寒的氣氛，使人感到大自然的偉大，更顯出人類的渺小與無奈。

寒冬過去，在和煦的春風吹拂下，冬雪化成潺潺的溪水叫醒了大地，嫩葉舒展，萬物蠢蠢欲動，這是宋郭熙《早春圖》中，最吸引人之處，更以卷雲般的山石，表現遠山煙嵐浮動，溼潤舒卷的氣息，令人感受到春回大地的喜悅。畫中的點景人物，描繪得十分生動，一婦女懷抱嬰兒，前後二人挑擔，小狗在前奔跑，一行人正從靠岸的篷舟登岸回家，山路與小橋上也有匆匆趕回的行人，他們是在無法耕種冬季節裡，到外地另謀出路的農民，他們在初春趕回，重新整理家園，為一年繁忙的農事作準備，深刻地展現平民百姓強韌的生命力。在宋畫的點景人物，不僅仔細描繪，更是以真實的生活中的人們為對象，為初春的山谷點染了喧鬧開心的氣氛，更使我們了解到當時真實的生活面貌。

「四月江南農事興，漚麻浸穀有常程。莫言嬌細全無事，一夜繰車響到明。」這是唐寅在其《江南農事圖》中的款題，將農事繁瑣情況表現十分傳神。繰車，即是繰絲用具，有輪旋轉以收絲，故稱繰車。當男人在田裡播種除草之際，婦女則忙著紡織，這種男耕女織的生活方式，一直是中國傳統社會最典型的生活形



宋 郭熙 早春圖軸（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態，由題畫詩中的描寫即可知，唐寅的〈江南農事圖〉所要描寫的是江南農家的生活狀況，此幅構圖相當的特別，畫面中心河道蜿蜒而下，將畫面分成兩岸，遠方田疇間，農夫忙著除草，河流輕流而下，漁夫河中撒網捕魚，河岸兩旁各有幾戶人家，似可聽聞繰車悉索索的轉動聲，樹下幾位休憩人物，表現出江南魚米之鄉的富足安適，也是文人心中所構想的農家樂，當有美化之意。此幅用色雅致，用筆細膩，從畫風看來，約是唐寅三、四十歲時的作品。

宋李迪〈風雨歸牧〉，畫兩個牧童遇雨趕牛返家的情景。農事繁瑣，孩子們們則是不可或缺的小幫手，其中放



明 唐寅 江南農事圖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宋 李迪 風雨歸牧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牛是最輕鬆的事，牛兒吃草，幾個同伴聚在一起鬥蟋蟀、捉蛤蟆輕鬆寫意。不過〈風雨歸牧〉情形可不同了，黃昏時分，突然間天地變色，雷雨大作，小小牧童急忙地披上蓑衣，騎上牛背，趕著牛，慌慌張張地往回家的路上奔馳，忽然一陣狂風，吹得楊柳枝葉吱吱作響，更吹得人畜倉惶失措，前面領頭的牧童似經驗豐富，他拿著鞭，低著頭，緊緊按住箬笠，後面的牧童卻沒這麼幸運，他的箬笠給風吹跑了，小牧童趕緊回身搶救，無奈已被強風吹落



宋 劉松年 茗園賭市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在地下，於是就成了這副狼狽模樣。他慌亂魯莽的動作，弄得小牛極不舒服，頻頻呼喊著前面的同伴，而前行的牛兒對這種情況也莫可奈何，只能回頭安慰著小牛，給予鼓勵，這種互相關切的表情，令人為之動容。畫家緊緊地掌握住這一刻，呈現出一種戲劇性的效果，把當時慌亂而不知所措的牧童及無助的牛，都畫得生動逼真。此幅用淡墨渲染，濛濛地罩上了一層煙霧，表現了風雨晦暗陰沈的氣氛，尤其以楊柳枝葉狂亂地飄動的樣子，將風絲雨腳畫的凜凜逼人，不僅道出了農家子弟的辛酸與無奈，更對大自然的不可預測，作了最好的註腳。在這幾張畫中，畫家十分巧妙地運用了動物的角色，增強人物的心情，凸顯大自然無法預測的狂暴力量。

在這些畫作中，我們看到百姓們默默地從事著漁、樵、耕、牧的工作，辛勤地向土地、江澤耕耘一份屬於自己的苦難與成果，畫家們對於平民百姓們各種生活上的困頓，寄予了極大的同情，在表現小人物的心理狀態，喜怒哀樂的面容上，有著深刻的體認與發揮，使得這些寫實的生活場景更能觸動人心，倍覺親切。

宋劉松年〈茗園賭市〉從他們的穿著打扮上可知是幾個賣茶的小販在做生意前聚集試茶情形，右方畫一婦人穿著十分隨意大膽，她拿著茶盤、提起注壺、帶了小孩正要離去。茶擔旁邊有一個揉著眼顯得垂頭喪氣的小販，正要挑起擔，擔架上滿是杯、盤、壺等茶具，擔子的最上方寫著上等江茶，下有火爐、注壺，另



一個茶擔則是茶罐、茶盞、扇子，各種用具一應俱全，可以起程做生意了。順著婦人的眼光，我們看到另一組人正在比鬥茶藝的小販。提著注壺的小販，徐徐地將水注入茶盞中，心裡祈禱茶末能浮久一點，更希望香氣四溢，好讓他能贏得這一局，腰間還掛著算盤，似乎已打算收賭資了，另一人則屏氣凝神注視著茶色的好壞，小腿肚纏著布套的小販，則品嚐著一杯剛泡好的茶，大家關心都是這兩杯茶那杯是最好的，連要離去的人都很好奇地邊走邊看著。這幾個人在五官表情的刻畫上，細膩而真切地反映著每個人的心理狀態，尤其是提著注壺的小販，從他眼神的專注，表情的認真中，似乎有一種緊繃的情緒在他們之中漫延著，吸引著觀者的目光，這幅畫除了傳神地畫出小人物面貌，也畫了許多鬥茶所使用的器具，比賽的情形及盛行的情況。

農人生活幾乎不得閑，他們過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季輪迴著，似乎永無止盡，有了病痛也只能等到有空到城裡，或是有行腳郎中來時才得治病。宋李唐〈灸艾〉就是畫行腳醫生治病情形。在村莊午後一處圍牆外，楊柳隨風招搖，遮蔽了半邊天，樹下則圍著一群人，其中一人正哀嚎不已，原來他

的背長了膿瘡，坐在小凳子上的醫生正設法以灸艾法將其膿引出。由於在背脊上引火灸燒是非常痛的，因此這個滿面鬚鬚的鄉下大漢忍不住肉體的苦楚，於是齜牙咧嘴地大叫，叫聲似乎歷千年不絕，不禁開始要擔心他會從畫面衝出而逃走。相較之下，醫生則從容專注的為病人療疾。病人的妻子顯得既關懷又心疼，同時又得緊緊捉著丈夫掙扎的手，給予支撐。而兩個孩子中，一個雖幫忙拉著父親，卻早已嚇得躲在母親後面，另一個則睜隻眼閉隻眼偷覷，站在膏藥幌子旁的小學徒，即使害怕卻又



宋 李唐 灸艾圖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不得不睜大眼睛學習，手上還預備好膏藥，好像一等治療完畢，就要立刻貼到瘡口上，好完成這場驚心動魄的一幕。這幕鄉間小景，在六人合力的演出下，構成生動而有趣的畫面，在畫家巧妙的安排下，各個演員皆有出色的表演，如這個患者因受不了手術的疼痛，張口噁嚶，他那虬曲蓬散的短髯似乎感染到痛楚，極不服貼，以誇張的手法，將莊稼漢的粗俗性格表現得淋漓盡致，而衣紋以中鋒細勁之筆，即是所謂的「釘頭鼠尾」的描法，正好可以表現出鄉村百姓粗布衣裳的質感。

傳為宋馬和之〈閒忙圖〉畫一漁翁坐在樹下工作的情形，可別以為他正在打理釣魚線，他只是趁著打魚的空檔，暫時將釣魚的工具放置一旁，坐在樹下正搓起一根繩子，準備要編草鞋，草鞋雖不太經穿，可是對於要在泥濘堤上討生活的漁夫來說最為實用，因為它既輕便又防滑，是捕魚時不可或缺的裝備。像這個漁夫好不容易有個休息的空檔，卻又閒不住，將一根根的草搓成長長的繩子，開始編製草鞋，看來十分忙碌，但由於沒有捕魚的工作壓力，感覺輕鬆不少，加上背景山水充滿著恬適祥和



傳宋 馬和之 閒忙圖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的韻味，使其忙碌中多了些許的閒情逸致，畫名定為〈閒忙圖〉相當貼切，閒忙閒忙，雖有空閒卻仍得為雙腳打理打理，享受這生活中小小的快樂，表現了平民階層隨遇而安的天性，此種悠閒樸實的生活，實非一些忙著追求功名利祿、勾心鬥角的庸俗之輩所能想像的。

這幅畫最有名的要算衣紋的描法，用筆開始時重壓然後迅速收筆，線條形態及粗細變化相當具有動勢，這種彎彎曲曲的線條如馬蝗，將此種描法稱為「馬蝗描」，這種筆法，運用在粗布衣裳上相當合適，此種描法被認為是馬和之所創，所以這幅畫才被認為是馬和之的作品，然而此幅人物衣紋畫法較為快速誇張，強調衣褶的起伏多變，與宋代畫家較精謹寫實的風格不同，較似明代浙派以後的作品。雖然這張作品並非馬和之所作，但在描寫平民百姓安於生活的面貌上，確實有其獨到的工夫。

元盛懋〈村家藝事〉畫的則是一個挑著擔子，沿鄉修補的手藝匠，坐在凳子上，專心一意地修補著水桶，地上擺著的是他作生意用的擔筐和工具，有斧頭、鉋子、鋸子、木槌，這些東西到現在還是工匠們不可或缺的工具。背後以竹籬笆來表示了工作的場景，也點出寧靜的鄉村生活。最精采莫過於小工的表情，畫家以睜目凸眼來表現其認真工作的模樣，髯鬚也隨著豪邁的動作而飛舞

著，筆調十分奔放，使整張畫在嚴肅中帶著誇張詼諧的意味。

從上述這些作品中，我們看到畫家將生活中的各種喜怒哀樂的面貌、心情，以不加修飾的筆調，簡單的構圖來寫盡一幕幕寫實憨厚、詼諧而真實的人生，打破了上階層審美的藩籬，在創作上有更多自由揮灑的空間，豐富了繪畫的多樣性。

